



亲情流动

卡农感悟

付辉

女儿要结婚了,婚礼上,女儿的父亲突然要弹奏一首卡农,女儿很意外,她从来不知道父亲会弹钢琴,事实上,父亲确实不会弹钢琴,甚至不懂音律,为此他特意找了培训中心,指导自己弹这首卡农。

父亲的钢琴弹得很烂,好几个地方都弹错了,女儿一直在心里讲他的错误,这首曲子是女儿小时候经常听母亲弹的,她从未想过父亲会去学习这首钢琴曲,音乐带入了童年所有美好的回忆,女儿趴在钢琴旁边,听母亲静静地弹奏,父亲坐在沙发上看报纸,偶尔的眼神交汇着,生活如此平淡幸福,可是母亲突然去世了,一家人沉浸在悲伤中,不久以后,父亲开始变得颓唐,一蹶不振,经常对着钢琴发呆,女儿很厌烦,拖着行李箱搬离了他们的家,独自生活,随手的关门声隔绝了彼此的世界,联系开始空白……

卡农的音乐再次响起,将女儿从记忆中带回,可是却已经泪流满面,她仿佛看到父亲一个人在回忆母亲,回忆他们一家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,看到父亲一个一个音符、很认真地在认真学习卡农,父亲弹奏得非常生疏,可他弹奏的仿佛不是卡农,而是属于他们一家的温馨和幸福,一切淡淡地流淌在音符中,钢琴声戛然而止,出现了断音,女儿忽然很紧张,她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加油,手指在桌面轻弹,模拟着应有的节奏,希望父亲可以感受她的内心传递,终于卡农再次响起……

当我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,无法形容内心的感觉,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年了。十年的时间我几乎不会去回忆他的一切,可是现在喉咙堵得愈发难受,我忽然发现,如果我父亲还活着,他也一定会愿意为了我做任何事情,只是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,我给予他的只有争吵,从未去真正倾听他内心的苦闷,我忽略了十几年的欢声笑语,却独自记住了他的不良嗜好,我忘记了他也曾是将我高举头顶的父亲,曾经将我当公主般宠爱,我以一个成人的角度去无情地指责,父亲的漠然承受让我指责的愈加理所当然,父亲就这样突然离世!

我亦被卡农带回了十年前,解封了父亲对我的爱,如果可以回到过去,我真的愿意去倾听父亲的内心世界,至少不会让他就这样离去,我更愿意相信父亲会为了我们曾经的温馨家庭努力改善自己,只是没有如果……

智慧人生

城东有条古玩街,双休日时,一大早来这里淘宝的人就络绎不绝。有一个留着山羊胡子、瘦瘦的老头儿,人们都叫他杨老。

杨老前些年在这条街上,花了一千块钱,收了一枚宋钦宗时的“靖康通宝”。当时很多人都说杨老收的这枚古币,不值那么多的钱,可是后来谁也没想到,经专家鉴定,这枚古币竟然是枚孤币,价值连城。

小顺子是这古玩街上出了名的混账儿,倒弄一些假玩意儿糊弄人,已经有些年头了。这天又是星期六,杨老一大早就来到古玩街,看见小顺子手里拿着一把扇子,和一个中年人谈着什么。

“哟,顺子又有啥宝贝要出手啊?”杨老问道。“没,没……没什么。”小顺子一见是杨老,忙磕磕巴巴地说。

杨老拿过小顺子手里的折扇,“啪”地一抖,打开扇面,看到上面写着“月到天心处,风来水面时”几个字,字的空隙间涂有几处深褐色的斑渍。

不过,这扇骨倒是紫檀木的,可它是非洲进口的“科檀”,还有这穿钉……不等杨老说完,小顺子一把夺过扇子,说,就您眼尖啊?说完灰溜溜地走了。

杨老瞅瞅中年人,说,这位师傅,玩古玩可要留心哪,不然得交学费。中年人连连道谢不已。

一日,有人携一幅石涛的《剩山残水》水墨画来到杨

鉴宝大师

周东明

老家,请杨老过目。杨老一看,此画景物奇秀,用笔方折居多,皴法纠结,景色苍浑,确有石涛的气韵和画风,连连赞叹不已:好画,好画。

那人见状,试探着问:“杨老,您看怎么样,是不是很喜欢?”“嗯,可不知道你要什么价啊。”杨老爱不释手地说。“十万,怎么样,能成交吗?”来人说。

当时,偏巧有一个画家也在杨老家里,那个画家看看那幅石涛的画,摇摇头,给杨老丢了一个眼色,示意杨老作罢。然而,杨老却说,好,十万不贵,我收下了。

那人走后,画家朋友对杨老说,这幅画的画风确实颇像石涛的作品,但是您没发现?画的纸质可不是那个年代的啊,这分明是一个仿品。杨老听后,笑而不答。

一时间,杨老花十万元钱买了一幅假画的消息不胫而走。没多久,有个大学的美术老师来找杨老,要出五十万买这幅假画,杨老一摇脑袋,很干脆地说,不卖。

画家朋友闻讯后,问杨老,五十万买你那个假画,你还不卖?

杨老笑笑问,那是假画吗?不,是真画。画家说,明明是赝品,怎么会是真画?

杨老对画家朋友说,模仿石涛的画,能模仿到如此以假乱真的地步,在全国只有一个人,这个人该是谁呀?

是谁啊……画家朋友一脸狐疑,突然一拍脑门儿,说,张大千。

对呀,怎么样,我花十万元买了张大千的画,不值吗?画家朋友听后竖起了大拇指。

冷暖世界

一个人走

河西

才上初二的女孩子问我:“到底要不要等室友一起吃早饭、上自习、去卫生间……”

她的寝室四个人,从初一起就同进同出。到了初二之后,每个人的“时间表”开始产生了微妙的不同。有人晚起,有人在临出门前想起还忘了件事,她等得不耐烦了,忍不住和室友提过,她们嘴上答应了,但丝毫没有改变拖延症者的行为——最后她终于来问我:“等还是不等?”

她的问题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光。忘了是初三还是高三,班主任反复地跟我们吐槽:“有些女同学,连厕所也要一起上,十分钟的课间,你等我我等你,就要等掉八分钟,浪不浪费时间呀?现在一起上厕所有什么用,好好学习,将来一起上清华北大才是正理。”

我自己从小独来独往,对呼朋引伴这件事很不耐烦——平生最讨厌无意义的等,当然也不愿意让人等我。但看到室友同学们在校园里三三两两,像一簇簇小鸟在枝头,又不免自觉是孤雁。所以,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:是和她们在一起,去哪里都叽叽喳喳,还是继续保持自己的节奏,一个人去图书馆,一个人去跑步,一个人穿过成长的树林?

答案很快就揭晓了:随着我与同学们上了不同的高中、大学,进入社会的不同岗位,每个人都是洪流里的浮木,各有浮沉,一别两宽。关系好一点的,三年五载,会在同学会上见一次半次,大部分人,连名字与长相都想不起。

抱团是天性,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,我们最怕的就是寂寞。但另一个角度,适度的寂寞是有好处的:寂而后定,定而后慧,独处能令人反观内心,不至于把思绪淹没在滔滔不绝的听与说上。另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,清静专注才能更有效地完成规划。在大小事务上都强求步调一致,只是碎片社交。把完整的时间打碎成片,就像把珍贵的锦缎撕成布头,不觉得可惜吗?

诺贝尔奖得主石黑一雄有一本书叫《被掩埋的巨人》。女儿小年看到我在读这本书,就问我是讲什么的。我说:“一对相爱的老夫妻,跋山涉水去找儿子,经过一个渡口,摆渡人告诉他们,对岸是一个岛,岛上有无穷无尽的人,但对于每个人来说,他们都是自己孤身一人在岛上。”小年说:“那就是‘死’了呀。”我说:“总之,摆渡人不让他们一起上岛,非要先送一个再送一个。”小年理直气壮地说:“对呀,再相爱,也得一个人赴死呀。即便两个人手拉手去死,其实还是各死各的。”

或者,小年的话可以完美地回答这个初二女生的困惑:漫漫人生路,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走呀。